

讀
書
雜
志

荀子第一

讀書雜誌

高郵王金孫

勸學

取之於藍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盧氏抱經曰青取之於藍從宋
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念孫案
困學紀聞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監本未必是建
本未必非自注云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采熙甯舊
本亦未爲善又云請占之五泰注云五泰五
帝也監本改爲
五帝而刪注文是王以作出者爲是也元刻作出之藍
卽本於建本監本作取之於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

子本文自作出於藍藝文類聚草部上太平御覽百卉部三及意林埤雅引此竝作出於藍新論崇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卽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

宋錢

個本從監本作取之於藍而所引蜀本亦作出於藍宋龔士鹵荀子句解同今從王說

干越

干越夷貊之子楊注曰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盧改干越爲于越又改注文之吳越爲於越云于越宋本作干越

念孫案此謂宋

刻呂夏卿本也宋刻錢佃本同

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

越說寶應劉氏端臨荀子補注曰案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絳高注干吳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爲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念孫案道藏本淮南及朱東亮本皆作干他本皆改爲于念孫案劉說是也干越夷貊四者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爲于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爲于越者皆所謂知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于越亦後人所改辯見漢書貨殖傳

絕江河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

絕江河念孫案江河本作江海海與里爲韻下文不積
小流無以成江海亦與里爲韻今本海作河則失其韻
矣文選海賦注引此正作絕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
說叢篇竝同文子上仁篇作濟江海文雖小異而作江
海則同

生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念孫案生讀爲性大戴記
作性

蒙鳩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盧云案蒙鳩大戴禮作蠓鳩方

言謂之蔑雀蝮讀如亾蒙蝮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蝮音義近楊云當爲蔑似非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念孫案此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二句而今本脫之大戴記亦脫此二句今本荀子無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楊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爲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洪範正義云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褚少孫續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白沙在泥

今本泥下有中字涉上文而衍

與之皆黑者土地教

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麻中以下竝見荀卿子案上

文引傳曰青采出於藍云云下文引傳曰蘭根與白芷

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則漢唐人所

見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大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

又案羣書治要曾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

燕禮注乃猶而也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大戴同

考荀子書多與曾

子同者此四句亦本於曾子斷無截去二句之理

強自取柱

強自取柱柔自取束楊注曰凡物強則以爲柱而任勞

柔自見東而約急皆其自取也引之曰楊說強自取柱之義甚迂柱與東相對爲文則柱非謂屋柱之柱也柱當讀爲祝哀十四年公羊傳天祝示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范注竝曰祝斷也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犬薺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作柱茶是祝與柱通也

祝之通作柱猶注之通作祝周官瘍醫祝藥鄭注曰祝當爲注聲之誤也

草木疇生禽獸羣焉

劉云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念孫案羣居與疇生對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

宋呂錢本
竝如是

盧依元刻改備爲循念孫案作備者是也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儒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棫韻補正與德得爲韻劉說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竝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張華勵志詩注引作循與二注不合乃後人以誤本荀子改之三也備字俗書作脩循字隸書或作循二形相似而誤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

楊注曰：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盧云：案不能十步，十當爲千。玉篇引大戴禮：騏驥一蹶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爲韻，步舍爲韻。古音如是。劉云：案不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於義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譌字。盧反引以爲據，非也。十駕，十日之程也。旦而受駕，至暮脫之，故以一日所行爲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駕義也。念孫案：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則

與駑駘同。淮南齊俗篇曰：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此皆駑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記騏驥一蹠，不能千里。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里而誤。玉篇引作千步，千字雖譌而步字不譌。辯見大戴記述聞。

六跪

蟹六跪而二螯。盧云：案說文，蟹有二螯，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皆八字之訛。

衢道

行衢道者不至。楊注曰：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主

篇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歟念孫案爾雅四達謂之衢又云一達謂之岐旁岐衢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行岐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兩君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謂兩爲衢也犬略篇又云一者治亂之衢也今本脫治字辯見大略則荀子書皆謂兩爲衢

兩能字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盧刪兩能字云兩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錢本同元刻無念孫案元刻無兩

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字此二句獨七字故刪兩能字

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大戴記亦有兩能字

梧鼠

梧鼠五技而窮楊注曰梧鼠當爲鼯鼠蓋本誤爲語字傳寫又誤爲梧耳盧云案本草云螻蛄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蛄與梧音近楊說似未參此念孫案本草言螻蛄一名鼯鼠不言一名梧鼠也今以螻蛄之蛄鼯鼠之鼠合爲一名而謂之蛄鼠又以蛄梧音相近而謂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鼯鼠五伎而窮鼯與梧音不相近則梧爲誤字明矣當以

楊說爲是

草木潤

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元刻無草字念孫案元刻是也木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木上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案文選吳都賦林木爲之潤黷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木潤困學紀聞十引建本荀子同

江賦文賦注竝同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續史記龜策傳作玉處於山而木潤文雖小異而亦無草字

不積

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念孫案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書治要刪說見大戴記述聞勸學篇

羣類

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元刻無羣字

朱翼本同念孫

案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竝云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

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
口耳之聞則四寸耳

楊注曰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纒同劉云案則字自可
通不必如韓說

噴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楊注曰傲喧
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爲噉聲噉噉然也噴卽讚
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唱古字口與言
多通盧云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噴啐聲兒啐與噴噉
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

攬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

學之經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念孫案經讀爲徑卽下文所謂蹊徑言入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

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

此徑字訓爲疾莫徑卽本篇所

謂莫速也漢書張騫傳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傳集解

莫要得師莫神一

好語意略與此同學之經卽學之徑古讀徑如經故與

經通

賈子立後義篇其道莫經於此莫經卽荀子之莫徑

楊以爲學之大經失之

識志

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引之曰此文本作安

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志卽古識字也今本竝出
識志二字者校書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
學雜志順詩書皆三字爲句多一識字則重複而累於
詞矣楊注本作雜志謂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今本作雜
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
加之下注云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文義甚明足正後
人竄改之謬

頓之

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楊注曰頓
挈也盧云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念孫案

楊訓頓爲挈於古無據且上文已有挈字此不得復訓
爲挈盧以頓爲頓挫於義尤迂今案頓者引也言挈棗
領者詘五指而引之則全棗之毛皆順也廣雅曰拖引
也曹憲音頓古無拖字俗頓爲之鹽鐵論詔聖篇曰今
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頓之引之也
釋名曰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掣亦引也鹽鐵論散
不足篇曰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褚少孫續史記滑稽
傳曰當道掣頓人車馬

不道

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

也以錐滄壺也

宋錢佃本滄作噲元刻作噲案說文噲

或從水作滄七女切玉篇廣韻噲作噲而噲噲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噲屬寒部噲屬魂部故魏取伐檀首章之噲與檀干連塵鉅爲韻三章之噲與輪漚淪因鶉爲韻兩字判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噲爲噲而集韻遂合噲噲爲一字矣今俗書噲字作噲而錢本作噲自是滄之俗字非噲字也盧從元刻作噲云噲同噲非是

不可以得之矣念孫案道者由也

見禮器中庸注言作事不由

禮法而以詩書爲之則不可以得之也故脩身篇曰由

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偃楊云道言說也失之又

富國篤不足以持國安身

宋呂本以下有爲字乃涉注文而衍盧本亦沿其誤今據

宋錢故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言此事人之術不足以

持國安身故明君不由也楊云明君不言亦失之

匪交匪舒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楊注曰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爲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云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讐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爲姣廣雅曰姣音姣侮也言不侮慢不怠緩也說見經義述聞小雅桑扈篇

爲其人以處之

楊注曰爲擇賢人與之處也劉云案雖誦數思索而不

體之於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爲其人以居其道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楊注曰可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云案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楊注曰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地顯其水火

金玉之炁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云炁廣古通用。念孫案劉讀炁爲廣是也。明者大也。小雅車章正義曰明亦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是明與大同義。大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繫辭傳廣大配地。承上文大生廣生而言。謂大配天。廣配地也。中庸言博厚配地。向明配天。博亦廣也。明亦大也。故君子之德貴其全也。儒效篇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字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意略與此同。楊注皆失之。

脩身

自存

見善怡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念孫
案爾雅在存省察也別官司尊彝大裘存與彝注存省
仁愛者大戴記曾子立事篇也大傳五曰存愛注存察也察有
存往者在來者在存皆察也見善必以自存者察己之
有善與否也見不善必以自省者察己之有不善與否
也楊解自存云自整飭使存於身失之

不善在身

不善在身蓄然必以自惡也

宋呂錢翼本竝如是

盧從元刻於在

身下增也字念孫案元刻也字乃涉上下文而衍上文
見善見不善及善在身下皆無也字

扁善之度

念孫案扁讀爲徧韓詩外傳作辯亦古徧字也

說見日知錄

徧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徧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徧善之度也楊讀扁爲辨而訓爲辨別則與之度二字不貫盧讀扁善爲平善亦非下六句之意

以脩身自名

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引之曰以脩身自名文義未安當有脫誤楊云以脩身自爲名號則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生與生同

則身後彭祖以脩身自強。今本脫以字則名配堯禹於義爲
長王霸篇云名配堯禹又云名配禹舜

宜於時通

宜於時通利以處窮引之曰時亦處也言既宜於處通
而又利以處窮也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曰
時女猶處女也是時與處同義大雅絳篇曰止曰時猶
言爰居爰處耳。說見經義述聞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見於
窮則處未達時字之義而增改其文蓋失之矣

治通

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優引之曰下文以節疾

爲韻雅野爲韻生成膏爲韻唯此二句韻不相協通疑

當依外傳作達

此涉上宜於時通而誤

達與優爲合韻凡願月二

部之字古聲或相通若勞心怛怛之怛

齊南田

字從旦聲

而與桀爲韻故事可勸也之勸

禮

與列藝爲韻

藝古讀若衆

不賞而民勸

中

與鉞爲韻以按徂旅之按

大雅皇矣

孟子引

作邊

柔惠王

皆其例也外傳作不由禮則悖亂亂與達亦

合韻

夷固 倨固

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
歌而野楊注曰夷倨也固陋也引之曰楊分夷固爲二

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辟違猶言倨傲僻違不苟

篇云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脩身篇又云體倨固而

心欬詐

今本欬譌作執辯見後執詐一條

是固與倨同義

揚注固鄙固也亦非祭

義曰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詘卑詘也固倨也而立

不詘是倨傲也鄭注詘充詘形容喜貌也固猶質陋也皆失之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

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倨也

不肯下人是倨傲也曾子制言篇曰今之弟子

病下人不能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

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

楊注曰詔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念孫案楊說詔字之義未確詔之言導也導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先

人者謂之諂而莊子漁父篇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諂道與
同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
韓詩外傳竝作道諛是諂諛卽導諛也導與諂聲之轉
諂諛之爲導諛召及之爲導及禪服之爲導服皆聲轉
而字異也說見史記
越世家

耗俗作
耗

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楊注曰耗虛竭也凡物多而
易盡曰耗念孫案楊讀耗爲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
義不合故又爲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鑿
矣今案耗讀爲眊眊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眊亂

是也。眊與耗古同聲而通用。續史記曰：「者傳曰：官耗亂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眊同。」會貨志：「官職耗廢，酷吏傳：『贊、濞以耗廢師古竝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董仲舒傳：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誅殺甚眾，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闔亂。音莫報反。淮南原道篇：精神日耗而彌遠。精神篇：志氣日耗。高注竝曰：耗，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為眊亂之眊明矣。」呂刑：「耄荒。」釋文：「耄作耗。」賈昌朝羣經音辨曰：「耗，老也。蓋王釋文：「耄字本作耗也。今作耄者，陳鐔依衛包所定。今文改之耳。」耗荒亦昏亂之義。故昭元年左傳：「老將知而耄。」

及之。杜注曰：八十曰老，老，亂也。字亦作眊。漢書刑法志曰：穆王眊荒，耗老眊古竝同聲。老荒之老，通作耗，猶眊亂之眊，通作耗矣。

知慮漸淡，則一之以易良。

念孫案：漸，讀為潛。韓詩外傳正作潛。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左傳及史記宋世家：潛竝作漸。漢書谷永傳：忘湛漸之義。漢山陽太守祝睦後碑：漸心於道。大尉劉寬碑：演策沈漸，竝與潛同。楊訓：漸為進，又訓為浸。而音子廉反，皆失之。

卑濕

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念孫案：卑濕，謂志意卑。

下也說文塤

讀若

下入也論衡氣壽篇曰兒生號啼之

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是濕爲下也塤濕古

字通抗舉也

見小雅賓之初筵傳考工記梓人注士卷禮下篇注文王世子注

志意卑

下故舉之以高志也楊云卑濕謂過謙恭而無禮者或曰卑濕亦謂遲緩也云云混卑濕重遲爲一事皆失之

一好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楊注曰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念孫案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成相篇曰好而壹之神以成皆其證非好善不怒惡之謂

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

物輕矣

宋本如是

元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爲則字以對上文而盧本從之念孫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爲對句則失其旨矣

愛人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引之曰人讀爲仁言其體則恭敬其心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仁也愛仁猶言仁愛

廣雅思愛恕利人仁也

恭敬忠信禮義愛仁皆

兩字平列下文之倨固執詐順墨雜沃亦兩字平列古
字仁與人通此人字卽仁愛之仁非節用而愛人之仁

橫行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楊注曰橫行不順理而
行也引之曰橫讀爲廣

堯典光被四表今文尚書作橫
被漢成陽靈臺碑成陽令唐扶

執詐

體倨固而心執詐引之曰執詐當爲執詐字之誤也議
兵篇曰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又曰隆執
詐尚功利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險阨其下獲

其功用而已矣。執與詐義相近。後漢書崔駰傳范蠡錯
執於會稽李賢曰執謂謀略也。

辟違

辟違而不慙。楊注曰乖辟違背不能端慙誠信辟讀爲
僻。念孫案楊分僻違爲二義非也。僻違皆邪也。周語動
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竝曰
違邪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共工善言其用
僻。是僻卽違也。上文曰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祗而野
不苟。篇曰倨傲僻違以驕溢人。非十二子篇曰甚僻違
而無類。昭二十年左傳曰動作辟違從欲厭私義竝與

此同成相篇曰邪在辟回失道途辟回卽僻違

小雅鼓鐘篇其

德不回毛傳曰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曰回違也葉典靜言肅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諧虜回杜注曰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

擊戾

行而俯頂非擊戾也念孫案淮南主術篇曰木擊折韃水戾破舟又曰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然則擊戾者謂有所抵觸也行而俯頂非擊戾也者謂非懼其有所抵觸而俯頂以避之也與上下文同一例楊云擊戾謂頂曲戾不能仰者猶言了戾也失之遠矣

學曰

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念孫案學曰疑當作學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見下文今本者作曰寫者脫其半耳楊云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

或不爲爾

宋呂錢本竝如是

是無它故耳或爲之或不爲爾盧從元刻於不爲下增之字爾改耳念孫案下句無之字者蒙上而省也羣書治要亦無之字耳爾古字通當從宋本

出入不遠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楊注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念孫案揚說非也出入當爲出人言爲學而多暇日則或作或輟其出人必不遠也

下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燥聖人也正謂

聖人之出人遠也

若云出入不遠則義不可通文選登樓賦注

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

此句有誤

出人不遠矣義本荀子今據以訂

正

篤志而體

篤志而體君子也楊注曰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念孫

案爾雅篤固也

說見經義述聞

體讀爲屨篤志而體謂固其志

以屨道非謂厚其志而知大體也衛風氓篇體無咎言
韓詩體作屨坊記引詩亦作屨管子內業篇戴大圓而
履大方心術篇屨作體是屨體古字通

齊明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引之曰齊者智慮之敏也故以齊
明連文楊曰齊謂無偏頗也失之說見毛詩述聞小雅
人之齊聖下

渠渠然

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太倉陳氏頌甫曰渠渠猶

瞿瞿齊風傳云瞿瞿無守之貌楊注渠讀爲遽不寬泰之貌失之

舍亂矣無爲也

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矣無爲也楊注曰舍除也除亂矣之人孰肯爲此也念孫案舍亂矣無爲言所爲皆亂矣耳楊說非

遠思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盧補校云遠思疑當是遠患念孫案宋錢佃本作遠害

懼

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引之曰懼者怯也故與勇對文呂氏春秋知度篤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

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勗而容貌不枯

念孫案枯讀爲楛

天論篇楛耕傷稼韓詩外傳作枯鄉射禮注肅慎氏貢楛矢釋文作枯

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惰雖勞勗而容貌不枯優

楛優猶苟且也

榮辱篇云其定取舍楛優富國篇云其於禮義節奏也也初優楛淮南時則篇

云工事苦慢苦楛與楛優同

彊國篇云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非十

二子篇云君子佚而不惰勞而不優

此謂君子之容也故曰動容貌斯遠

暴優矣

大略篇云君子勞倦而不苟或言苟或言楛或言

優或言楛優其義一而已矣

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

爾雅東擇也

勞勅而容貌

不枯好交也

楊注曰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念孫案好交二

字與容貌不枯無涉楊曲爲之說非也

或引榮辱篇索之而愈瘠者交

也以爲容貌不枯好交也之證斯爲巨謬矣

交當爲文隸書交字或作文

丑與文相似而誤

上言東理下言好交

好呼報反理與文

皆謂禮也禮論篇云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又云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性惡篇云出於辭讓合

於文理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賦篇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

荀子書言文理者皆謂禮也故曰安燕而血氣不惰東

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槁好文也

不苟

故懷負石

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

宋呂錢本
竝如是

元刻刪

故懷二字而盧本從之云宋本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

文不當有念孫案宋本是也故字乃總冒下文之詞懷

負石而赴河者負抱也

見內則注淮
南說林篇注

謂抱石於懷中而

赴河也韓詩外傳曰申徒狄抱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鄒

陽獄中上梁王書徐衍負石入海亦謂抱石也盧未曉

負字之義而誤以爲負擔之負故以懷字爲不當有而

并刪故字

申徒狄

楊注曰莊子音義曰殷時人到云案服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訓注亦曰殷末人然外傳及新序竝載申徒狄事其荅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

易知 不辭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韓詩外傳易知作易和不辭作不亂念孫案外傳是也和與狎義相近懼與脅義相近故曰易和而難狎易

懼而難脅今本和作知則於義遠矣不辭二字文不成
義亦當依外傳作不亂楊云不至於騁辭加騁字以釋
之其失也迂矣和知亂辭皆形近而誤

寡立

君子寡立而不勝楊注曰雖寡立而不能勝念孫案楊

說非也寡立當爲直立字之誤也

俗書直字作直寡字作寡二形略相似故

直誤爲寡文選類延之和謝監靈運詩注引此已誤

勝讀若升漸六四終莫之勝

虞翻曰勝陵也

小雅正月篇靡人弗勝毛傳曰勝乘也乘亦陵也

管子侈靡篇

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此言君子雖特立獨行而不以陵人非謂人不能勝

君子也。此文云：君子廉而不剝，辯而不爭，直立而不勝，榮辱篇云：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剝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

容

恭敬謹慎而容，楊注曰：不至於孤介也。念孫案：楊說容字之義未確。容之言裕也。言君子敬慎而不局促，綽綽有裕也。非十二子篇脩告導寬容之義。韓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古者東侯二部共人而互轉，故說文容裕二字皆以谷爲聲。史記平準書盜摩錢裏取鎔，漢書金貨志鎔作鉛，音裕亦其例也。

義

正義直指舉人之過引之曰義讀爲議韓詩外傳作正
言直行指人之過言亦議也韓策曰嚴遂政議直指舉

韓傀之過是其證

趙策臣愚不達於王之議史記趙世家

書作義又韓子揚榷篇上不與義之東周策秦王不聽
羣臣父兄之義淮南秦族篇刺箴辯義義並與議同

天而道

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念孫案天而道
三字文義不明當依韓詩外傳作敬天而道與畏義而
節對文楊注失之

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

宋呂錢本
竝如是

易性云倫性與情俱生也

從外以感其性則情生也

用易氏所說本有性也

性與情俱生也

此言性中各有當其理者

養以易此也

靜而理與此文義以兩說注之

謂不

初避之凡凶字悉改作理

改作治惟

此二句上文後相混校書者不能定其孰爲本文故仍而
加京師民作注時未能審正而從爲之誤今上句依
亦傳作和而泊下句作靜而理庶幾得之仲尼篇放此
念孫案劉說甚允

攫盜而漸 是漸之也 則下漸詐矣

小人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楊注曰漸進也謂
貪利不知止也引之以楊未曉燕字之義漸詐欺也小
人之想則攫盜而已矣詐欺而已矣議兵篇曰招近募
選降執詐以構而後攻之也此語與此語相激則下漸
詐矣

言小民方興相爲詐欺也。

傳以漸爲漸化失之說見經義述聞

莊子胠篋

篇曰知詐漸毒。

李願以漸爲漸漬失之

此旨古人謂詐爲漸之證。

說者都不尋省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

劉云案誠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成始則大學之誠其意是也以成終則中庸之至誠無息是也此言養心莫善於誠卽誠意之事故下文亦言慎獨棲霞郝氏蘭皋荀子補注云慎當訓誠釋詁云慎誠也非謹慎之謂中庸慎獨與此義別楊注不援爾雅而據中庸謬矣又云慎字古多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爲釋

大學兩言慎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

以戒慎慎獨爲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荀書多古義楊注

未了往往釋以今義遂致舛誤念孫案中庸之慎獨慎

字亦當訓爲誠非上文戒慎之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即大學之十目所視

十手所行則慎獨不當有二義故禮器說禮之以少爲

貴者曰是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云少其牲物致誠慤

是慎其獨即誠其獨也慎獨之爲誠獨鄭於禮器已釋

訖故中庸大學注皆不復釋孔冲遠未達此旨故訓爲

謹慎耳凡經典中慎字與謹同義者多與誠同義者少

訓謹訓誠原無古今之異慎之爲謹不煩訓釋故傳注無文非誠爲古義而謹爲今

也。唯慎獨之慎，則當訓爲誠。故曰：君子必慎其獨。又曰：君子必誠其意。禮器中庸大學荀子之慎獨，其義一而已矣。

無它事

致誠則無它事矣。楊注曰：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念孫案：君子非仁不守，非義不行，故曰無它事。下文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是其明證。楊說非。

猶若

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楊注曰：若如也。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念孫案：若猶然也。言雖出令。

民猶然未從，非謂猶如未從也。古謂猶然爲猶若，說見釋詞若字下。

端拜

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楊注曰：端，元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若服元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念孫案古無拜而議事之禮，且端拜二字義不相屬。拜當爲拜，拜今拱字也。說文：収，竦手也。從収，從手，拱，斂手也。從収，從手，今經傳皆作拱。形與拜相似，因譌爲拜。端拱而議，卽楊注所云從容不勞也。楊云：端拜猶端拱，近之。乃又云拜揖而議，則未知拜爲拜之譌耳。

室堂

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盧刪室字云
宋本有室字今從元本刪念孫案室非衍字也內則曰
灑埽室堂書傳中言室堂者多矣君子不下室堂而海
內之情舉積此猶老子言不出戶知天下也元本無室
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羣書治要引此有室字錢本世
德堂本
同

辨 治辯

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解蔽篇同楊注曰物有至則能應之事
有疑則能辨之念孫案辨者治也謂事起而能治之非

謂事有疑而能辨之也。說文辨治也。昭元年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辨焉。杜注與說文同。王霸篇儒者爲之必將曲辯。楊注曰辨治也。字或作辨。議兵篇城郭不辨。注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辯。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王霸篇曰有加治辯。疆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舊本有加二字。倒轉今據楊注乙正。楊以辯爲分別失之。又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議兵篇曰禮者治辯之極也。或作治辨。榮辱篇曰君子脩正治辨。正論篇曰上宣明則下治辨矣。禮論篇曰君者治辨之主也。以上凡言治辯者皆兩字同義。倒言之則曰辯治。小雅采芣傳曰平平辯治也。荀子

君道篇君者善班治人者也班亦與辯同韓詩外傳作
辯治成相篇辯治上下

不以悖君

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引之曰悖讀若勃

玉篇悖蒲

突切又蒲輩切廣韻同

悖怨懟也謂君雖不知而不怨君也仲尼

篇曰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是也方言曰悖懟也廣雅

曰勃懟也悖怨懟恨也悖悖勃字異而義同

莊十一年左傳其與

也悖勇悖一作勃莊子庚桑楚篇徹志之勃勃本又作悖秦策秦王悖然而怒悖然卽勃然

楊注云

不怨君而違悖其失也迂矣

竭

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楊注曰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郝云按情實也竭舉也言短長皆以實自舉不加文飾所以爲直士又王制篇威嚴猛厲而不好佞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楊注曰隱閉其情不竭盡也郝云竭舉也謂隱匿其情不肯舉發也念孫案郝說是也說文竭負舉也揭高舉也廣雅揭舉也禮運釋文竭本亦作揭是揭竭古字通

獨甚

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念孫案甚當爲是言不

從流俗而亦不敢用其所獨是也。隸書甚字作是。是字作是。二形相似。故是譌爲甚。荀子賦篇嫫母力父是之。喜楚策是之喜。譌作甚喜之。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易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尠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尠。皆其證也。楊注云。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其失也迂矣。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盧云。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九字念孫

案盧以注云賢人欲惡不必異於眾人故疑正文當有
人之所欲者云云也。不知注言欲惡不異者加一欲字
以通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言欲是其證
榮辱

橋泄者人之殃也

楊注曰泄與媠同慢也。劉云橋當從元刻作橋。

念孫案
宋錢本

亦作
橋

泄卽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汰或作快或

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爲世室。天子亦爲世
子。子大叔亦爲世叔。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等字
爲韻。聲與泰亦相近也。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士亦以

泄爲汰

傷人之言

故與人善言，緩於布帛，傷人之言，淡於矛戟。念孫案：傷人之言之本，作以謂以言傷人較之以矛戟傷人者爲更淡也。今本以作之，則與下句不甚貫注矣。非相篇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今本以字亦誤作之，辯見非相篇樂於鍾鼓琴瑟。三以字與此文同一例。藝文類聚人部三，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竝作傷人以言。

小涂則始

巨涂則讓小涂則始楊注曰始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念孫案楊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始讓爲待言其行於道涂大道可並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則待其人過乃行也作始者假借字耳

不說

辯而不說者爭也楊注曰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念孫案後說是

廉

廉而不見貴者剋也念孫案廉而以剛謂有廉隅而傷人

也如此則人不貴之矣不苟篇注云廉稜也劇利傷也較此注爲勝

憂忘其身

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楊注曰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爲下忘其身下誤爲夏又轉誤爲憂耳念孫案後說爲長

唯利飲會之見

悻悻然唯利飲會之見引之曰飲會上本無利字唯飲會之見言狗彘唯見有飲會也下文悻悻然唯利之見與此文同一例今本作利飲會之見利字卽涉下文利

字而衍

果敢而振

果敢而振，猛貪而戾，引之曰振，當爲很字之誤也。果敢而很，猛貪而戾，二句一意相承。故廣雅曰：戾，很也。若振則非其類矣。楊注：振動也。引公羊傳：桓公振而矜之。此望文生意而非其本旨。

儵鮪

儵鮪者，浮陽之魚也。楊注：以今字書無鮪字，蓋當爲鮪。說文云：鮪，鮪鮪，鮪字蓋儵魚一名儵鮪。念孫案：衛風碩人篇：鮪鮪發發。說文作鮪鮪，則鮪非魚名。且儵魚亦

無儵魛之名楊說非也竊疑魛爲魛字之誤爾雅云魛
魛魛卽魛之異名則儵魛爲二魚也隸書丕字或作丕
見漢趙相劉衡碑本字或作本見白石神君碑二形相似故魛誤爲魛
與

無志

知命者不怨天怨天者無志念孫案志讀爲知識之識
古知識字通作志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二十六年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識法
行篇正作怨天者無識楊彼注云無識不知天命是也
此注以志爲志氣之志失之

迂

自知者不怨人怨人者窮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楊注曰迂失也念孫案失與迂義不相近古無此訓也
廣雅曰迂遠也韓詩外傳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
乎語意正與此同

材慤

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楊注曰材慤謂材性愿
慤也汪氏容甫曰材疑當作朴字之誤也朴慤與蕩悍
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夭折皆對文念孫案
大戴記王言篇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嫗婦空空家語
作士信民敦而俗樸璞朴璞男慤而女貞王肅云樸慤
並通

愿貌。

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

念孫案險以心言非以境言憂險猶憂危謂中心憂危之也故與樂易對文下文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亦以心言之也周語云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亦以險哀對樂易說見經義述聞周語

父子相傳以持王公

念孫案持猶奉也言官人百吏謹守其法則度量形辟

圖籍

見上文

父子相傳以奉王公也廣雅奉持也是持與

奉同義楊以持爲保持未確

鞠錄 敦比其事業 敦比於小事

孝弟原慤鞠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楊注曰鞠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敦厚也比親也盧補校正云案淮南主術訓加之以勇力辨慧捷疾劬錄正與此鞠錄疾力語相似鞠錄蓋勞身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行言鞠錄疾力以事言楊讀爲拘錄非也又君道篇愿慤拘錄盧云案榮辱篇作鞠錄注謂鞠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引之曰楊云敦厚也比親也亦非敦比皆治也魯頌閔宮箋云敦治也孟子公孫丑篇使虞

敦匠事謂治匠事也。比讀爲庀。襄二十五年左傳子不使庀賦。魯語子將庀季氏之政。夏章杜注並云庀治也。周官遂師庀其委積。故書庀爲比。鄭司農讀爲庀。大司馬比軍旅。比或作庀。是庀與比通。敦比其事業。猶云治其事業耳。彊國篇敦比於小事。義與此同。楊注以爲精審躬親亦失之。

陶誕

陶誕突盜惕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楊注曰陶當爲橈。杙之橈。頑嚚之貌。或曰當爲逃隱。匿其情也。念孫案楊釋陶字之義未安。余謂陶讀爲詔。音詔詔誕雙

聲字詔亦誕也。性惡篇曰：其言也詔，其行也悖，謂其言誕也。卽上所謂飾邪說文姦言也。作陶者借字耳。凡從

甸之字多相通。小爾雅：緝，索也。緝卽宵爾索綯之緝。小雅苑柎篇：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說文：搯，搯也。搯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搯出曰搯，皆其證也。彊

國篇曰：陶誕比周以爭，與汗漫突盜以爭地。陶誕突盜四字義竝與此同。

疾

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已也。念孫案疾猶力也。言力爲誕，力爲詐也。上文云：軻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仲尼篇云：疾力以申重之。是

疾與力同義。臣道篇云：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言事上不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云：疾，力也。

慮之難知也

念孫案此言小人之慮事不能知也。蓋公生明，私生暗。小人之思慮不足以知事故曰慮之難知。下文行之難安，持之難立，與此文同一例。楊注云：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則與下二句不合。

注錯

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楊注曰：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念孫案楊後說得之。注

錯二字同義。廣雅措，鉗置也。措，鉗卽注錯。是注錯同訓。爲置，非注意。錯履之謂也。下文曰：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曰：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舊本注錯上有執字，涉下文得執而衍。今據上剛文。儒效篇曰：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又曰：謹注錯慎習俗。注錯二字皆上下平列。

君子安雅

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引之曰：雅讀爲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天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揚注云：正而有美德。

謂之雅

此下有詩曰弁彼鸛斯歸飛提提鸛斯雅易也十五字乃後人妄加非楊注文

則與

上二句不對矣

習俗

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楊注曰習

俗謂所習風俗念孫案習俗雙聲字俗卽是習非謂所

習風俗也說文俗習也

廣雅同

周官大司徒注曰俗謂土

地所生習也性惡篇曰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

亂世之民不俗不習也

楊注俗謂從其俗亦誤

又儒效篇習俗移

志安久移質

餘見前注錯下

大略篇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

史記秦始皇紀宣省習俗漢書食貨志同巧拙而合習

俗習俗二字皆上下平列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
桀之所同也

念孫案此二十三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爲堯禹則常安
桀爲桀紂則常危辱云云與上文在注錯習俗之所積
句緊相承接若加此二十三字則隔斷上下語脈故知
爲衍文

今是

今是人之口腹念孫案今是猶言今夫也說見釋詞是
字下

無嫌於鼻

彼臭之而無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念孫案臭之而無嫌於鼻無衍字也。嫌苦竄反。快也。莊子盜跖篇曰口嫌於芻豢膠醴之味趙策曰衣服之慢於體膳陷之嫌於口魏策曰齊桓公夜半不嫌易牙乃煎菽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高注嫌快也。臭之而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例若嫌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楊讀嫌爲嫌而訓爲厭失之。注說同。

靡之儼之、積靡使然也

人者

人與仁同說見脩身篇愛人下

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鉛

之重之。楊注曰：靡順從也。儂疾也。靡之儂之，猶言緩之。急之也。引之曰：楊說非也。靡之儂之，卽賈子所云服習積貫也。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楊注：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非是。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性惡篇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方言曰：還，積也。還與儂聲近而義同，是靡之儂之，皆積貫之意也。

陋者俄且憫也

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憫也。愚者俄且知也。楊注曰：憫與攔同。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爲攔。陋者俄且

側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側兮。鄭云：側，寬大也。下板反。盧云：案此注說頗岐，出竊疑側當爲嫺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明側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側。反側爲野。此以側與陋相對。義亦合。念孫案：盧說是也。脩身篇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閑與陋對文，是其證。側閑古字同耳。楊後說以側爲寬。

大近之

陳說略同

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念孫案：是若不行，是字承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言民從告示，故湯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

告示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何損乎楊注云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桀紂何損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失之

豈非

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念孫案豈本作幾古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耳案上文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穢爾哉注云幾讀爲豈下同下文幾不甚善矣哉注云幾亦讀爲豈後注旣言幾亦讀爲豈則前注不須更言下同所謂下同者正指此幾字而言今改幾爲豈則前注所謂下同者竟不知

何指矣

幾不

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念孫案非不欲也二句文意緊相承接中不當有幾不二字蓋涉下文幾不甚善而行下文幾字有音而此無音則爲衍文明矣

爲溝壑中瘠

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念孫案瘠讀爲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骼有肉曰胔出蔡氏月令章句言凍餓而轉外於溝壑故曰爲溝壑中瘠作瘠者借字耳說見管子八觀篇楊以瘠爲羸瘦失之

其功盛姚遠矣 以觀其盛 饗其盛 嚮萬

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

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將爲天下生民之

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流長矣其溫厚矣溫讀爲

也大雅雲漢篇流陰處蟲正義溫作溫內則柔色以溫

之釋文溫本又作瀦是瀦與溫通楊注溫猶足也非是

汪說陳其功盛姚遠矣楊注曰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

甚長遠也引之曰楊讀盛爲茂盛之盛非也盛讀爲成

成亦功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

獻成是成姚亦遠也言其功甚遠也成與盛古同聲而

通用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莫成乎艮

也。莫成乎艮，卽成言乎。艮說見經義述聞。

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

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言其

備已成也。

高注：盛，彊也。失之。

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

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羊郕作成隱五

年十年文十二年竝作盛。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

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七日主祠成山。漢書

郊祀志成：作盛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

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言觀其成也。

楊注：盛，讀爲成。

臣道篇曰：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

滅其功，盛讀爲成，成亦功也。

楊注：盛，謂大業失之。

故說苑臣術篇

作上賢使能而享其功正名篇曰心憂恐則口銜芻豢
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
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
兼萬物之利而盛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

孰脩爲

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念孫案禮論篇曰非順
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楊彼注云順從也孰精也
脩治也爲作也此文脫順字楊又云孰甚也甚脩飾作
爲之君子直望文生義耳當從禮論篇補順字

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

未詳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以治情則利以
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楊讀以
獨則足爲句注云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
足也又讀樂意者其是邪爲句注云樂意莫過於此念
孫案此當讀以獨則足樂爲句言獨居而說禮樂敦詩
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相
承則樂字上屬爲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爲一句意者
語詞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
日之役者有執蹠瘠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
此同

然則

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贖也念孫案然則猶言然而也說見釋詞則字下

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元刻無賢字念孫案無賢字者是也知讀爲智智對愚能對不能則不得有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爲知識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爲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二字直貫至知愚能不能之分

而止若讀知爲知識之知則與使有二字不相聯屬矣
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

楊注曰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若漢書云一切者劉云
斬讀如僂說文僂僂互不齊也周語冒沒輕僂章注云
僂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僂互不齊乃其所以爲齊也

念孫案僂二十三年左傳鼓僂可也杜注僂巖未整
陳義與此同僂而齊卽正名篇所謂差差然而齊

荀子弟一

荀子弟二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非相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元刻相下無人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無人字者是此謂古無

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相術非謂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

勇廣三寸

面長三尺勇廣三寸盧云案勇字古多以爲發聲如淮

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
字異語同皆以爲發聲

善於後世

仁義功名善於後世引之曰善字文義不明疑著字之
譌隸書著字或作著形與善相似

著

史記五帝紀帝擊立
不善柔隱古本作不

越勁

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楊注曰越過人也念孫案如楊
說則越勁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越者輕也言筋力輕勁
也說文云起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作媵說文曰媵

輕也

廣雅同

玉篇音于厥。說文與越同。古字通。呂氏春秋本

味篇注曰：越越輕易之。說文與越同。古字通。呂氏春秋本

自覆言母輕發厥命以自覆。說文與越同。古字通。呂氏春秋本

說文跋輕足也。義亦與越同。

知士不能明

知行淺薄曲直有

同

以

刻脫相宗盧依元刻

刪相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之不能明。楊注曰：曲直猶能

否也。言智慮不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懸遠而不

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念孫案：楊以明爲

明白非也。明者尊也。言不能尊智士也。仁人不能推智

士不能明明與推皆尊崇之謂也古者多謂尊爲明禮
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
也鄭注竝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鄭注曰明命猶
尊名也晉語曰晉公子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
也管子牧民篇曰明鬼神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
不可不尊明也詩其證矣

三數行

人有此三數行者引之曰三數行文不成義當作有此
數行數行謂一文之三數也其三字即涉
上文而

故曰息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念孫案故衍字也自曰文久而息以下皆與上文聖王有百吾孰法焉二句自相問荅則曰上不當有故字明矣蓋涉下文三故曰而行下文曰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滅與絕爲韻則此亦當然今本滅作息則失其韻矣息字蓋涉注文滅息而誤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褻

楊注曰褻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劉云極疲極也念孫案褻之言弛也言疲於

禮而廢弛也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楊注曰後王近時之王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故荀卿漢陳以後王爲法而審其所貴君子豈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劉云案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云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爲解荀子而實汨之念孫案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

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

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

劉云案其人荀卿自謂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

以其治亂者異道

宋呂本如是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宋錢本以其作其以念孫案此文本作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錢本其以之間脫所字呂本其以又誤作以其則義不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亂異道

不欺

聖人何以不欺念孫案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欺
正對上文眾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
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楊注
云人不能欺亦不欺人則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爲之
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外傳正作不可欺

古今一度也

故以人度人

度徒落反

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

觀盡古今一度也念孫案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
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彊

國篇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文義竝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楊注云：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則所見本已有度字，外傳無。

問其詳

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念孫案：問其詳，本作聞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對。據楊注云：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作聞其小而不。知其大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

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觀人以言

聽人以言

宋呂錢本
竝如是

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念孫案觀本作勸勸人以言
謂以善言勸人也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
何美之有楊注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譌作觀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一所引亦然藝文類聚人部十
五正引作勸人以言

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之案此與上二句文
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

則是我之以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楊注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作聽人以言。

渠堰

府然若渠堰，檠栝之於己也。楊注曰：渠堰所以制水，檠栝所以制木。引之曰：正文注文渠字疑皆梁字之誤。爾雅：隄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敝人云：梁水堰也。堰與堰通，卽堰字也。梁與堰同義，故以梁堰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爲渠耳。

史記建元以來侯表：輝渠忠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渠作梁。漢書地理志：彊梁原水。

經渭水注作荆渠原後漢書安帝紀高渠谷注引東觀記作高梁谷

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拙

楊注曰拙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急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拙當爲柂柂楫也言如以楫櫂進舟船也韓侍郎云柂者繫柂也正弓弩之器也劉云韓說是也淮南說山訓曰檝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即用柂之義檝同繫念孫案攷工記

弓人恒角而達譬如終繼鄭注曰繼弓韞也秦風小戎篇竹閉緹縻毛傳曰閉繼也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繼繫巧用則翩然而反士喪禮記弓有秘注曰秘弓繫弛則

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紕與柂同閉與秘鞣同卽淮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柂與繩對文若訓爲牽引則與繩不對若訓爲楫則於義愈遠矣

因求

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念孫案因求二字義不可通求當爲眾字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眾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謂因眾也楊注云成事在眾言眾而不言求則求爲眾之誤甚明

分別 譬稱

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念孫案分別當在下句譬稱

當在上句譬稱所以曉人故曰譬稱以喻之分別所以明理故曰分別以明之今本譬稱與分別互易韓詩外傳及說苑善說篇引此竝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

芬薺

欣驩芬薺以送之楊注曰芬薺言至芳潔也薺與香同

念孫案芬薺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廣雅與方

言同周官鬯人注曰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暘於上下也大雅鳧鷖篇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皆芬香和調之意

欣驩芬薺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議兵篇曰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義與此同

謂爲

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引之曰上爲字涉下爲字而衍韓詩外傳說苑皆作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無爲字

謀救

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念孫案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爲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

其失也迂矣余謂謀救當爲諫救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

諫臣從而諂臣寡今本諫誤作謀淮南主術篇執正進諫高注諫或作謀周官有司諫司救

說文救止也論語八佾篇女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

上諫救是也。

故言君子必辯

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楊讀故言爲一句而釋之曰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也念孫案楊說非也故君子必辯爲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楊斷故言爲一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成贅語矣

見本分

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扶問反引之曰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行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云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爲衍文

居鎔

居鎔遷徙應變不窮楊注曰鎔置也居鎔安居也念孫案居讀爲舉言或舉或鎔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篇曰舉搯應變而不窮君道篇曰與之舉鎔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鎔之遷徙之皆其

證矣舉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
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
轉貨資廢舉卽廢居司馬相如傳族舉遞奏漢書舉作
居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
傳舉作居

致實

文而致實博而黨正念孫案致讀爲質

襄三十年左傳
月兩珪質于河

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
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卽重
質質致古同聲故字質信也見昭十六年二十年
亦相通說見唐韻正左傳注魯語晉語注謂信

實也致實與黨正對文

楊注黨與黨
同調直言也

楊注致至也失之

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凜亂天下云云楊注曰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言十二子借亂世以惑眾也念孫案疆國篇云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則前說爲是

欺惑愚眾喬字鬼瑣

元刻無欺惑愚眾四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有

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楊注但釋喬字鬼瑣而不釋欺惑愚眾至下文足以欺惑愚眾始釋之云足以

欺惑愚人眾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眾四字明矣外傳
有此四字者欺惑愚眾下文凡五見而外傳皆無之故
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入則既與下文重複又與
楊注不合矣

大儉約 僂差等

上功用

上與尚同

大儉約而僂差等念孫案大亦尚也謂尊

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亦以大
與尚並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三年公羊傳
故君子大居正並與此大字同義楊讀大爲太而以爲
過儉約失之

慢讀爲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曼是爲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爲曼文選四子講德論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曼亦無也李善注訓曼爲長失之曼差等卽無差等作慢者偕字耳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揚以慢爲輕慢亦失之

下脩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念孫案下脩而好作義不可通下脩當爲不循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

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為故曰不

循而好作也不與下循與脩字相似而誤隸書循脩二字相亂說見

管子形勢篇楊注云以脩立為下而好作為失之

取聽 取從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念孫案取聽取從言能

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

及紉察之

終日言成文典及紉察之楊注紉與循同則惘然無所歸宿元

刻及作反朱龔本同引之曰元刻是也反復也謂復紉察之

也楊注云雖言成文典若反復紉察則疏遠無所歸則

及爲反之誤明矣。榮辱篇反鉛察之其字正作反紉鉛。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禮論篇則必反鉛三年問鉛作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

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

念孫案惠當爲急字之誤也。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惠。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性惡篇云雜能殤魄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急皆其明證也。楊訓惠爲順失之。

類

甚僻違而無類楊注曰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念

孫案楊說非也僻違皆邪也說見脩身篇類者法也言邪僻

而無法也方言類法也廣雅齊曰類楚辭九章吾將以

爲類兮王注與方言同大元毅次七觥羊之毅鳴不類

測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是古謂法爲類儒效篇其言

有類其行有禮謂言有法也楊注類善也謂比類於善失之王制篇飾

動以禮義聽斷以類謂聽斷以法也楊注所繫斷之事皆得共善類失之

富國篇誅賞而不類謂誅賞不法也楊注不以類失之類之言

律也律亦法也故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律作類

王制篇曰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蓋法與類

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矣。

斂然

斂然，聖王之文章，具易引之曰古無以斂然二字連文者。斂當爲歛字之誤也。歛然者，聚集之貌。言聖王之文章，歛然皆聚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曰：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敎厲。匡衡傳曰：學士歛然歸仁。字亦作翕。史記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義竝同也。楊注亦當作歛然。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

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

元刻無則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無則字者是也。上文若夫二

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結之曰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
此二十句皆一氣貫注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隔
斷上下語脈矣韓詩外傳無則字

下文六說者立息十
二子者遷化六說上

亦無
則字

願以爲臣

成名況乎

案此下有脫文
不可考楊注非

諸侯莫不願以爲臣引之曰

儒效篇願下有得字彼文因此而衍則此文當有得字

也

宋龔
本有

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

以爲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楊注亦當有得字

財萬物

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念孫案財如泰象

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財亦成也

說見經義述聞

財萬物與養

長生民兼利天下連文是財萬物卽成萬物繫辭傳曰

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儒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

之經紀王制篇曰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楊云

裁制萬物失之

又曰序四時裁萬物

裁與財同

兼利天下富國篇曰

財萬物養萬民義竝與此同

多少

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

湎然

而與如同

雖辯小人也盧云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

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訛

知而險賊而神

楊注曰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郝云按小人雖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川賊害於物而其機變若鬼神楊注未了了念孫案知而險與賊而神對文則知非美稱知者巧也淮南覽冥篇注智故巧詐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淮南原道篇偶嗟智故曲巧偽詐並與此知字同義故下句卽云爲詐而巧言旣智巧而又險巖也

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

念孫案此本作無用而辯不急而察辯者智也慧也

廣雅

辯慧也。慧，通作惠。晉語曰：巧文辯惠，則賢逸。周書寶典篇曰：辯惠，千智。商子說民篇曰：辯慧，亂之贊也。辯，通作辨。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不學而性，辨荀子性惡篇曰：在質美而心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士，是辯與智。慧同。非辯論之辯，下文言辯而逆，乃及言論耳。無用而

辯，卽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

今本言字涉下，文言辯而衍。

急而察，卽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

今本辯字涉上句而衍。

上文云甚察而不急。

今本急字亦誤作惠，辯

辯而無用

是其明證矣。楊說皆失之。

好

飾非而好。楊注曰：好飾非也。念孫案：飾非而好，言其飾之工也。好字當讀上聲，不當讀去聲。楊說非。

察辯

察辯而操僻淫楊注曰爲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
念孫案察辯二字平列辯字義見上言能察能辯而所操皆
僻淫之術也勸學篇曰不墜禮雖察辯散儒也不苟篇
曰君子辯而不爭察而不激荀子書皆以察辯對文不
可枚舉

利足而迷負石而墜

楊注曰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
而迷之類郝云按利足而迷所謂捷徑以躑步也負石
而墜所謂力少而任重高位實疾顛也二句皆譬況之

詞

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
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子勇敢不以傷人。

念孫案不爭先人當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作
爭涉下文與人爭而誤也。韓詩外傳作不以欺誣人說
苑敬慎篇作無以先人文雖不同而以字則同。

士仕

古之所謂士仕者念孫案士仕當爲仕士與下處士對
文。今本仕士二字倒轉。下文楊曲爲之說非。

觸抵

觸抵者也。念孫案觸抵謂觸罪過也。此對上文遠罪過而言。楊云恃權執而忤人失之。

離縱而跂訾

以不俗爲俗。

楊云以不合俗人自爲其俗也。

離縱而跂訾者也。念孫案

楊有前後二說。前說讀訾爲恣以離縱爲離於俗而放縱。跂訾爲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非也。後說謂縱爲縱之誤是也。莊子在宥篇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疊韻字。荀子云離縱而跂。離縱跂訾亦疊韻字。大抵皆自異於眾之意也。楊訓訾爲步而以離縱爲離於俗而步夫。政訾爲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亦非。

凡疊韻之字其意卽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

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

盧刪上能字云宋本之所下行一能字今從元刻刪又云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行念孫案此文本作士君子之所能爲不能爲乃總冒下文之詞下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六句皆承此文而言宋本脫上爲字元刻又脫上能字盧旣依元刻刪能字又不知此句爲冒下之詞而以爲承上之詞遂劃出此句爲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文而行則誤之又誤也。

仲尼

門人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念孫案仲尼之門人人字後人所加也。下文下文兩言曷足稱乎大

君子之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

對膠而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

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漢書董仲

奇傳同。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

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亦無人字。文選陳情事表注

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

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宋呂本如是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宋錢本險汚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讀念孫案元刻是也下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彼字屬下讀明矣錢本彼上行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楊注不合矣錢本及元刻事行作行事亦與楊注不合

安出

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念孫案安語詞

荀子

書通以安案二字爲語詞說見釋詞安字下

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

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讎上不當有出字蓋衍文也楊注云安猶內也出猶外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

本政教

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棊文理也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爲平字之誤也

隸書本字與平相似故平誤爲本

致士篇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

離婁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采芣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爲本政教者四

楊注王霸篇曰雖有政教

未盡脩其本也。此不唯王制篇之一未誤。今據以訂正。得其解而爲之說。

畜積脩鬪

鄉方略審勞佚畜積脩鬪引之曰脩鬪二字殊爲不詞。楊注曰脩戰鬪之術加數字以解之其失也迂矣。王霸篇作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疑此亦本作謹畜積脩鬪備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霸篇自鄉方略以下皆以三字爲句以是明之。

委然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楊注曰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竊

謂委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綏之綏。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楊彼注云：綏或爲葳蕤之蕤。蕤與綏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卽所謂綏綏。音蕤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綏爲綏而說文飢餒字。經典多作餒。是從委從妥之字。古多相通。

安以無誅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念孫案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爲語詞而誤以爲安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案亦語詞案下無以字是。共明證。

謙

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楊注曰謙與歉同引之曰謙與謙同周易釋文曰謙子夏作嗛故與謹慎連文

慎比

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引之曰慎比即順比

王制篇曰天下

莫不順比從服順慎古多通用不煩引證言雖順比於君而不諂諛也楊分慎比爲二義失之

信而不忘處謙

宋呂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

盧補校云注讀謙爲嫌云不處嫌疑則忘字衍

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

後受

元刻無言字念孫案無言字者是也據楊注云善而不
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已之善寡如
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
有也宋本有言字卽涉注文而衍

能耐任之 能而不耐任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
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能耐任之
則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
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楊解能耐任之云耐忍也言人

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又解能而不耐任云

有能者不忍急用之念孫案能耐任之能而不耐任兩

能字皆衍文耐卽能字也

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鄭注曰

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

記故人不耐無樂鄭注曰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

獨存易成七年穀梁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亦作耐

管子入國篇驛旨啞跛楚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耐

卽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者言能任國家之大事

此承上理

任大事則慎行此道也今作能耐任之者後人記能字

而言於耐字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

而讀爲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也今作

能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既能耐竝錄而能字又誤在而

不二字之上也。楊氏不得其解，故曲爲之詞。

輕舊怨

志驕盈而輕舊怨，念孫案：輕，謂輕忽也。以其處重擅權，見上文故志驕盈而輕忽舊怨，以爲莫如予何也。楊云：輕報舊怨於輕下，加報字，失之。

儒效

屬

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念孫案：屬，繫也。天子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楊訓屬爲繼續，天下之語。

不詞

天下之籍

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念孫案上天下當爲天子此涉下句而誤也下文履天下之籍宋本作天子世德堂本同

是也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淮南汜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語卽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彊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卽執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揚以籍爲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

高注淮南以禮爲
同類誤與揚同

變執次序節然也

周公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引之曰節上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言周公鄉有天下而今無成王鄉無天下而今有皆變執次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則正文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文義與此相似

抑亦變化矣

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

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說見下條念孫案抑亦變化矣承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主君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注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爲之注曰仰易反易也案諸書無謂反易爲仰易者盧從元刻作仰易變化增入注文皆非

厭然猶一 猷猷兮其能長久 厭焉有千歲
之固 厭然與鄉無以異

天下厭然猶一也。念孫案厭然安貌字本作厭或作𦏧
又作愔。方言曰𦏧安也。說文曰厭安也。玉篇音於廉切。
爾雅曰厭厭安也。秦風小戎篇厭厭良人。毛傳曰厭厭
安靜也。小雅湛露篇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昭十二年
左傳所招之愔愔。杜注曰愔愔安和貌。皆其證也。下文
曰𦏧𦏧兮其能長久也。王霸篇曰厭勇有千歲之固。正
論篇曰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義竝與此同。乃楊注
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論篇注又云
順服之貌古皆無此訓於𦏧𦏧兮其能長久則云𦏧足也。於厭勇
有千歲之固則云厭讀爲厭厭然。澆藏千歲不變改皆

由不知厭之訓爲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

教在本朝

人主用之則教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慙念孫案教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教者去鄭注曰教教位也下文曰教在人上仲尼篇曰教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正論篇曰教位至尊是教與位同義楊以教爲權教失之。

嗚呼

嗚呼而莫之能應楊注曰嗚呼歎辭也念孫案噫當爲噫字之誤也噫與叫同爾雅所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

廣雅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銜枚氏曰禁詬呼歎鳴
於國中者淮南原道篇曰叫呼仿佛漢書息夫躬傳曰
狂夫噪譁於東崖竝字異而義同上言噪呼故下言莫
之能應若作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序雜事篇
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其明證也

窮閭漏屋

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楊注曰窮閭窮僻之處
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念孫案廣雅曰閭謂之
街與巷同窮閭卽論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
篇作窮閭閭亦巷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猶

閭也

巷謂之閭亦謂之閭猶里門謂之閭亦謂之閭

瀟讀爲陋巷之陋說文曰

陋阨陝也陋屋與窮閭同意非謂弊屋漏雨也爾雅曰陋隱也大雅抑篇尚不愧于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與漏通羣書治要引作窮閭陋屋韓詩外傳作窮巷陋室皆其明證矣

豫賈

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驚牛馬者不豫賈楊注曰豫賈定爲高價也引之曰楊說非也豫猶誑也周官司市注曰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

豫與誑同義賈疏云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失之

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

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
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豫猶一聲
之轉方言曰猶詐也詐亦誑也惑謂之猶亦謂之豫

老子

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與與豫同詐說惑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

語之相因者也豫又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
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
爾雅曰俯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然則市不豫賈
者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治天下
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虛爲相市不豫賈

索隱云謂臨時

評其貴賤不豫定賈失之

說苑反質篇曰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

義竝與此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必蚤正以待之也

楊注曰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劉云案孔子將爲司寇而魯之人蚤自脩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念孫案楊說是也蚤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脩正以待則與下文不類矣

罔不分

闕黨之子弟罔不分

宋呂夔本並如是

有親者取多楊注曰闕

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多也元刻作罔不必分盧從元刻劉云案罔不分當作罔眾分念孫案晏子春秋內篇曰結眾罔眾免罟也一日麋鹿罟也新序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必分矣增必字不可從

官

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念孫案官與朝對文曲禮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官失之

此君義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謹楊注曰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謹念孫案楊說非也君當爲若字之誤也

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

論語公冶長篇曰君子哉若人

連言此若

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言此義信乎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序雜事篇作

若義信乎人矣是其明證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

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

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非是說見經義述

管子山國軟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

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

說秦

今本若譌作若
燕策作若此言

皆竝用此若二字

比中

比中而行之念孫案比順也從也

說見經義述
聞比彖傳

言從乎

中道而行之也楊以比爲比類未確

有所正矣

楊注曰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爲止言止於禮
義也念孫案後說是也解蔽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
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
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

然不然

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引之曰然不然本作然不卽然
否也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其證取舍
與然不對文是非與然不亦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
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誤
與此同

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楊注曰謫與商同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多作謫謫與
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謫德而序位之語念孫案
作謫者是也作謫者謫之譌耳謫決古字通

朕上九王
注恢說謫

怪釋文添
本亦作決

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譎德而

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譎德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

字乃後人以意改之

正論篇論德
而定次同

韓詩外傳作決德則

荀子之本作譎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譎德爲論
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
當以作決者爲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改

行事

行事失中謂之姦事

宋呂本
如是

宋錢木及各本行事皆作

事行盧從呂本念孫案上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

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

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

篤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

楊注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案揚

於仲尼篤已釋事行二字故此不復釋

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備俗事行則

遵備故皆其證

夫是之謂上愚

楊注曰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劉云上愚猶言極愚楊注非

敦慕焉

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楊注曰敦厚慕之引之曰楊說非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

篇曰幼而慧齊長而敦敏內則曰悖行孝弟

敦悖古是字通

敦爲勉也說文慎

莫故切

勉也爾雅曰慎慎勉也釋文慎

音慕亦作慕是慕爲勉也

方言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

之侔莫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此承上文而言言注莫勉之也莫與慕亦聲近而義同

能行之則爲士行而加勉則爲君子故曲禮云敦善行而不急謂之君子非徒厚慕之而已也

效門室之辨

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楊注曰效白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引之曰楊以效爲明白既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

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
考也驗也效見廣雅考驗門室之別曾混然不能決言其愚
也古謂考爲效說見經義述聞梓材及曲禮

胥靡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
富矣哉楊注曰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鎖相聯
相繫引之曰此胥靡非謂刑徒人也胥靡者空無所有
之謂故荀子以況貧胥之言疏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
王篇曰胥疏也宣十
四年左傳車及于蒲胥之市呂氏春秋行論篇作蒲疏
疏史記蘇秦傳東有淮穎煮棗無胥魏策作無疎
空也靡無也胥靡猶言胥無春秋齊有賓胥無蓋取此

義也漢書楊雄傳客難曰胥靡為宰寂寞為尺胥靡與

寂寞相對為文是胥靡為空無所有之意張晏曰胥相

相師以無為作宰者也案張訓應為無是也其訓胥為相則失之

杆杆

是杆杆亦富人已楊注曰杆杆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

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引之曰聽居居視于于與富意

無涉案方言于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

曰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

亦曰于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

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富如財之富也

故曰是杆杆亦富人已。

遵道

遵道則積夸誕則虛念孫案道當爲遁字之誤也遵遁

卽逡巡文選上林賦注引廣雅曰逡巡卻還也管子戒

篇作逡遁小問篇作遵遁與荷子同晏子問篇作逡遁又作

逡循莊子至樂篇作躡循漢書平當傳贊作逡遁萬章

傳作逡循三禮注作逡遁竝字異而義同遵遁與夸誕

對文遵遁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誕則虛承上

文爭之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

以遵遁今本亦誤言以退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夸

作遵道

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矣楊依遵道爲解故失之

比周而譽愈少 推類接譽

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

危念孫案譽非名譽之譽卽與字也

與譽古字通射義則燕則譽鄭注譽

或爲與堯典伯與漢書古今人表作柏譽韓子有言雖度篇忘主外交以進其與管子明法篇與作譽

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也

通國篇曰比周以爭與

下句鄙爭

而名愈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

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

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篇推類

接譽以待無方

楊注無方無常也

譽亦讀爲與與亦類也周語

少曲與焉韋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待事之無常者而應之也楊以譽爲聲譽失之

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

楊注曰偃偃也伸讀爲身偃身之人而彊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劉云伸蓋卽儂字之譌

交不相亂

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念孫案交如上下交征利之交此承上文而言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下交不相亂也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楊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誤

以上下之交連讀矣。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
民德也

楊注曰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念孫案民字對下士君子聖人而言劉云案養生猶言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

行法至堅

劉云案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下據楊注云行

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念孫案法者正

也言其行正其志堅楊云行有法度加有字以釋之則於義稍迂故下句云

不以私欲亂所聞也。古謂正爲法說見漢書賈鄒枚路傳。

博若一人 和傳而一

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楊注曰：雖博雜眾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議兵篇和傳而一。注曰：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或以傳爲博。博眾也。而一如一也。言和眾如一也。劉曰：博若一人。博當作傳。和傳而一亦當作和傳。皆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眾親附若一人。卽所謂和傳如一也。念孫案博與傳皆搏字之誤也。搏卽專一之專。億萬之眾而專若一人。卽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官篇

曰搏一純固

今本搏誤作博

則獨行而無敵呂氏春秋決勝篇

曰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淮南兵略篇曰武王之卒
三千人皆專而一古書多以搏爲專詳見管子

聖人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念孫案自脩百王之法以下十句
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

是則可謂聖人矣乃涉此文而行

自井井兮其有理以下十句楊注皆以爲

論大儒之德則非論聖人明矣此下安 盧不知下文之

得又有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八字乎 衍又以哀公篇孔子對哀公語有如此則可謂賢人矣

一句在君子大聖之間遂改此文之聖人爲賢人以別

於下文之聖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孔子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修身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解蔽篇曰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此文同一例不得於君子之上添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上文之子卽賢人也故外傳曰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是篤厚君子之上卽是聖人不得又添一賢人名目

分分兮 分然

分分兮其有終始也楊注曰事各當其分卽無雜亂故

能有終始分扶問反念孫案楊說迂曲而不可通余謂

分分當爲介介字之誤也

隸書介分相似故傳寫多譌說見淮南繆稱篇

脩身

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彼注云介然堅固貌引繫辭傳介如石豈此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不變終始如一故曰介介兮其有終始若作分分則義不可通又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分亦當爲介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通也若作分然則義不可通楊彼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

脩脩兮 用統類之行

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念孫案脩讀爲條春秋繫辭

如天之爲篇曰行而無畱若四時之條條然是條條爲
行貌故曰條條兮其統類之行也作脩者借字耳韓子難篇
百官脩道管子明法解篇脩作條集韻脩他彫切縣名
周亞夫所封卽史記絳侯世家之條侯是條脩古字通
揚以脩脩爲整齊貌則與行字義不相屬引之曰統類
上不當有用字蓋涉上句而行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劉云之下當有道字與上兩之道對文

負展而坐

盧云坐當作立又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
趨走乎堂下汪亦云坐當爲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鈔

者淺陋以意改之

汜

至汜而汎至懷而壤楊注曰汜水名音祀汪云汜當作

汜音汎字从巳不从已汜汎懷壤以音成義注非見乾

申校念孫案汪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爲

今何縣地盧用汪說而引左傳鄙在鄭地汜爲證傳二

案杜注云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

得引爲至汜之證矣

至其頭而山隧

楊注曰其河內縣名其頭蓋其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峭

摧也。隱讀爲墜。盧云：其頭卽其首。見莊子。念孫案：此八字亦汪校語也。其首見讓王篇。其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

跨天下而無斲

楊注曰：斲，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劉云：案斲，蓋與圻同言。四海一家，無封疆之限也。淮南倣真訓：四達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垠字也。

在一大夫之位以下三十二字

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盧云：此三十二字當爲衍。

文韓詩外傳無必刪此三十二字上下語勢方脗合念
孫案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

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

楊注曰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劉云案荀子書言
偽者義皆作爲此行偽韓詩外傳作行爲念孫案行偽
二字行讀如字本篇一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
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爲唯此
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爲詐偽之偽矣

然而不知惡者

念孫案然而不知惡

易路反

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

惡下不當有者字

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

念孫案舉讀爲相與之與

與古通作舉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年

謂交其

上客以求助也楊以舉爲褒美於義疏矣

儻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

楊注曰儻字書無所見念孫案儻蓋儻字之誤說文儻

安也從人意聲

意於力切

左傳國語通作億億行而儻廢矣

儻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

見上文

安然若

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

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

念孫案唐風羔裘傳曰自用也

大雅絲傳江漢箋及大傳注並同

言內

不用之以誣已外不用之以欺人也楊釋下句云不自欺人失之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

楊注曰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劉云案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楊謂當爲以今持古非

晻然

張法而度之

韓詩外傳張作援

則晻然若合符節引之曰晻然

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弁同也。郭引詩奄有龜

蒙

名頌
閔宮

弁奄奄並通。楊云奄與暗同。失之。

一朝而伯

故人主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楊注云伯讀爲霸。言一朝而霸也。念孫案楊讀伯爲霸非也。信如楊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

僅止於霸也。斯不然矣。今案伯讀爲白。

王制正義引元命包曰伯之爲

言白也。明白於德也。是伯與白義相通。古鐘鼎文伯仲字多作白。是伯與白字亦相通。

白顯著也。

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

上文曰儒者爲人上則貴名白而天下治。致士篇曰貴名

志八之二

矣

白天下顯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炎輝於是大王霸篇曰如是則
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
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日而白猶一
朝而白耳韓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則舉鎬而定一朝
而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此尤其明證
也

云能 其云益乎

攷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
爲亂揚注曰云能自言其能也盧補校曰云能當如易
繫辭傳之云爲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

時有此成語蓋卽營榦之意念孫案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爲則云能非營榦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爲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二子篇引慎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曾子曰詩曰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益也古者多謂有爲云大雅桑柔篇民有肅心莽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或作員秦誓曰雖則

員然言雖則有然也

今本員作云乃衛包所改今據正義及漢書韋賢傳注改正以上三

條說者多失其義辨見釋詞

故廣雅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荅賈長

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韋注曰誰有不從

辯則速論

念孫案論決也言辯事則速決也後漢書陳寵傳季秋論囚注云論決也楊說論字未下

情 不足以獨立而治

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

而可爲也楊釋所得乎情三句云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又釋情也者三句云或曰情亦當爲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爲之也念孫案楊所稱或說改情爲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要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故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

人論 人臣之論

念孫案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爲倫倫類也等也

謂人之等類卽下文所謂眾人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
 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
 謂人倫作論者借字耳屯象傳君子以經論荀爽曰論者理也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鐘
鄭箋論之言倫也公會大夫禮倫崩七今文倫或作論
王制必卽天論論或爲倫逸周書官人篇規小物而不
知大倫大載 楊云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失之又臣道
記倫作論 篇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
 論亦讀爲倫謂人臣中有此四等也楊云論人臣之善
 惡亦失之

汗漫

行不免於汗漫念孫案漫亦汗也方言浼洿也東齊海

岱之閒或曰浼沔與汙同浼與漫同呂氏春秋離俗篇
不漫於利高注曰漫汙也楊讀漫爲謾欺之謾分汙漫
爲二義失之凡荀子書言汙漫者竝同

其愚陋溝沓而冀人之以已爲知也

念孫案其字文義不順當是甚字之誤言甚愚而冀人
之以已爲智也

檢式

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念孫案檢
式皆法也文選演連珠注引蒼頡篇云檢法度也是檢
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楊云

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分檢式爲二義失之

壇宇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楊注曰言有壇宇謂有所尊

高也念孫案壇堂基也

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

宇屋邊也言有壇

宇猶曰言有界域卽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

王非有所尊高之謂

荀子弟二